

說苑校證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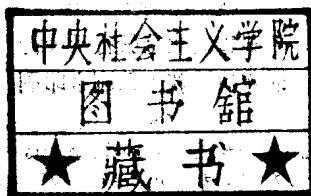
B 234.99.2 69282

DF62/25

說苑校證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漢〕劉向
宗魯校證



58003

責任編輯：許逸民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說苑校證

〔漢〕劉向撰

向宗魯校證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8¹/₂。印張·315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8,200冊

統一書號：10018·586 定價：3.55元

ISBN 7-101-00100-9/I·18

序言

說苑是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中的一部分。它是劉向校書時根據皇家所藏和民間流行的書冊資料加以選擇、整理的頗具故事性、多爲對話體的雜著的類編。對於說苑，有三點要加以說明：

第一，劉向所序六十七篇著錄在漢書藝文志的子部儒家類，其實六十七篇是各種資料的大薈萃。譬如這當中的列女傳、隋書經籍志便把它編入了史部雜傳類。不可否認，劉向的思想是正統的儒家思想，把他所序的六十七篇編入儒家，是有道理的，這大概在他的兒子劉歆編七略時便已作如此處理，漢志不過是照鈔七略而已。劉向對於這些資料的選擇有他的標準，這個標準無疑是要求無悖於儒家之道。可是劉向之爲人，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一是他好爲直言極諫，雖累次獲罪，並不退縮。對於「優柔不斷」（漢書元帝紀贊）的元帝，「湛於酒色」（漢書成帝紀贊）的成帝，他都沒有放棄職守，忘掉規勸。說苑（以及他所序的其他資料，包括新序、列女傳等）在某種程度上，他是把它當作「諫書」用的，陳古諷今，集腋成裘，當然就不限儒門一家之言了。二是他博學廣聞，長期從事中（皇家）外（民間）一切

藏書的搜輯和整理，左右采獲，並蓄兼收。說苑之作倒近乎「兼儒、墨，合名、法」，「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並漢書藝文志語）的雜家和小說家。如果尋行數墨，窒隙蹈瑕，指斥它「廣陳虛事，多構僞辭」（見史通雜說篇），「未盡精醇，亦嗜奇愛博者之病」（蘇時學父山筆話卷五），那就未免太膠固於編入儒家類的典籍。一定要是粹然周孔正論了。這個道理，余季豫（嘉錫）先生已有所論列（見四庫提要辨證卷十新序條下），此處無煩詳說。總之，說苑雖然從漢書藝文志起，歷代著錄都把它歸入儒家類，但它的內容資料是不局限於儒家的。

第二，說苑的取材，十分廣博，上自周秦經子，下及漢人雜著，「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見序錄），很像後代的類書。其中十之八九，還可在現存典籍中探討源流，互相參證。但有一部分却是早已散佚，文獻無徵，只靠說苑保留它一點遺文瑣語了。與他書互見的，可以參驗比校，供我們考證勘定之用，所僅存的放失舊聞，就更值得珍視了。冊府元龜、太平御覽一些類書，從來就被考史、校文、輯佚、徵事的學者們視為瑰寶，比這些書還早一千多年的說苑，難道不該引起特別重視麼？翻開說苑的君道篇第一章便載師曠的話，說：「人君之道……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這段古代名言，便可能出於漢志著錄在小說家類中的「師曠六篇」，而這六篇書却早已亡佚了。建本篇載河間獻王論「治國之道」，「以富為始」，着重提出一個「富」字，是頗能發人深

思的。這段文字，又很可能出於漢志著錄在儒家類中的「河間周制十八篇」（似非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中語），而河間周制也早亡佚了。這類例子，不須廣引。作爲遺產，說苑給我們保存值得批判地繼承的東西，確是不少。

第三，「說苑」這個書名，據劉向序錄，「中書」（皇家所藏書）早已有了的。經過劉向校錄，曾把它命名爲「新苑」。那是同荀卿新書、賈誼新書……經過劉向整理，便以「新書」命名屬於一類性質。後來仍稱說苑，也像荀卿新書後來仍稱荀子一樣。名之爲說苑，使我們很自然地聯想到韓非子的儲說和說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就還有世說。這些以「說」爲名的典籍、篇章，它的特點，往往近於講故事。說苑除談叢篇以外，大多數的章節都具有一定的故事性。通過故事講明道理，一般還多采用相與往復的對話體。不僅有首有尾，而且短短一段文字，往往波瀾起伏，出現高潮。這可以說是頗具中國特色的古代「說話」形式。世說已經亡佚了，但是出現在四百年後的世說新語（或稱世說新書），大家不就承認它是地地道道的小說嗎？難道說這種小說和世說、說苑之類沒有什麼關係！「說話」、「轉變」發展爲後來的「傳奇」、「講史」，在中國小說史的漫長道路上，說苑之類的著作，曾發生過什麼樣的作用，只要實事求是地作點探索，就不難看出中國小說的成長有它自己的特點。選編歷代小說作品，把說苑也算進去，並無可非議。把說苑看成是帶有一定古代小說集性質的

書，這是符合中國小說發展的歷史實際的。

說苑之爲書，從上舉各條，可以提供我們全面認識它的綫索。它是古代雜著的類編，從編纂體例上說，像後來的類書。編纂者劉向雖然是個儒家，但它的内容資料並不粹然爲儒者之言，按漢志的分類，倒很像雜家。從它的寫作形式看，頗具故事性，多爲對話體，甚至還有些情節出於虛構，可以認爲其中有些作品屬於古代短篇小說。說苑就是這樣複雜的古代典籍，任何管窺蠡測，以偏概全的看法都是不恰當的。

說苑在宋初王堯臣等編輯崇文總目時（十一世紀初），已無全帙（只有五卷）。曾鞏校書（事在十一世紀中葉），雖然搜得十五卷，加以補充、整理，仍有散佚。清儒校理古籍，唯盧文弨書拾補（一七八七年刻成）據宋本、元本、明楚府本及諸類書、古注所引參校，並輯得佚文二十五條（嚴可均全漢文卷三十九亦有說苑佚文二十四條）。其他肄業及之者，如俞樾的讀書餘錄、孫詒讓的札迺（卷八）也寫出校釋的若干條文。國外學者，有日本關嘉的說苑纂注（寬政六年，即公元一七九四年，興藝館刊本），用力頗勤。現在印行的向宗魯先生遺著說苑校證，魚魯既辨，事義兼釋，耽思傍訊，殫見洽聞，在說苑的研究上，無疑是一部極爲重要的著作。

向宗魯先生名承周，四川重慶巴縣白市驛人。生於一八九五年。父親經營茶館爲業。

向先生年少聰穎好學，十九歲賦詩，見賞於重慶名宿文伯魯先生，當時有「神童」之目。文先生替他籌集學費，讓他游學成都，入存古學堂（後改國學院，即四川大學文學院前身）肄業。那時存古學堂的校長是有名的經今文學家廖季平（平）先生。廖先生的學術思想，變更無常，號稱「六譯」。向先生却不好爲奇詭之論，時時發疑問難，廖先生也甚爲稱賞。國學院畢業後，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一年的十年間，在漢口作家庭教師。當時經營紡織的三位工商業家共同聘請向先生教授他們子女的古典文學，受業者不過十許人。向先生教讀之暇，得以肆力於樸學，一意探求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諸大師實事求是的治學途徑。與蘄春黃季剛（侃）先生、武昌徐行可（恕）先生游，兩先生皆博覽羣書，又好收藏，善本精鈔，互通通假。那時正是向先生的壯盛之年，平生學業，最爲猛晉，著述也以此時爲繁富。一九三一年回重慶，應重慶大學聘，任中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一九三三年重慶大學中文系合併入四川大學，向先生到成都，不久，復返重慶。一九三七年又來成都，任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抗日戰爭爆發，一九三九年川大疏散至峨眉。一九四〇年向先生兼任中文系主任。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病卒于峨眉，年僅四十六歲。

向先生性情顚直，對國民黨反動派迫害進步學生和民主人士極爲反感。一九三八年反動派強迫川大代理校長張真如（頤）先生（原校長爲任叔永鴻雋先生）辭去職務，以反動

分子程天放爲校長。川大進步師生羣起反對。向先生幾次向學生慷慨陳詞，痛斥反動派的所謂「黨化教育」。向先生一意向學，好書成癖，往往惡衣菲食，土木形骸，而對於孤寒之士，却不吝解囊，盡力周濟。常常說：「在是非面前不明確表示態度，讀中國書有什麼用！」他獎掖後生，誨人不倦，在成渝教大學先後十餘年，門下之士有成就者不乏其人，可惜在舊社會裏，這樣持正不阿的學者，所遭遇却是非常不幸的。他不僅和其他的知識分子一樣，往往卧席不溫，樵蘇後爨，而且在抗戰期中由重慶而成都，由成都而峨眉，道塗奔波，沐風櫛雨，因而罹寒熱之疾，缺醫少藥，竟致中年隕歿。同門王君藏用（利器）和我料理其身後之事，除殘書萬卷之外，幾乎一無所有。和向先生同年又極爲友好的龐石帚（俊）先生爲悼念他而作的木蘭花慢詞中寫道：

淒淒，一棺水驛，費侯芭雙袖萬行啼。

正是當時實況的描寫。而由青衣江支流入岷江、長江直達重慶的水驛護柩者便是當時還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作研究生的王利器同志。他告訴我，旅塗遭遇，簡直可以寫一部小說！舊社會知識分子的身世，向先生真有代表性啊！

向先生治學態度，極爲謹嚴。整理舊籍，必先從校勘、訓詁入手。高瞻遠矚，博古通今。沒有明確可靠的證據，從不妄下一語。矻矻丹鉛，昕夕無間。牀頭几上，書帙縱橫。

學生過從，談到讀書學問，他總是循循教誨，滔滔不絕。一般寒暄世故酬對，他却訥訥若不能言。

說苑校證是向先生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一年間在武漢作家庭教師時撰寫定稿的。這部著作參校各本，博采羣書。讀者不難看到他深厚的功底，精確的裁斷。我在這裏倒要談一談向先生少年著述爲什麼要選說苑從事校證。據我所知，有這麼一些原因：首先是說苑爲先漢古典淵藪，整理古籍從它入手，不僅可以在浩汗的典籍中奠定基礎，開闊眼界，而且可以取得是正文字、董理放紛的經驗。向先生有所撰寫，對於選題是十分重視的。他常常有句話，講已經接觸，而又輕易放過，沒有注意集中的材料，說：「當時胸中無此題目。」這真是做學問的經驗之談。向先生學問根基的牢靠，典籍知識的淵博，是與他少年著述從說苑入手這一卓有見地的選題規劃分不開的。其次，還要看到向先生對於劉向整理古代典籍的功績是評價很高的。他曾說，章太炎（炳麟）先生訂孔上以劉歆比孔子，「舍子政（劉向）頌劉歆，非其理也」，「春秋以來，六藝折衷於夫子，西京以降，羣書刪定於子政。蓋異世同符矣」。（校讎學原始篇）說苑便是劉向整理古籍的一項重大成就，所以他爲說苑作校證，寄託了他對於劉向的景仰。向先生很欣賞盧文弨「書並受益」的話（盧語見羣書拾補小引），往往把作校注工作的人稱爲被校注的書及其作者的「功臣」。他校證說苑，其目的就是要

使說苑「受益」，作劉向的「功臣」。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從事古籍整理的人學習的。向先生曾撰有聯語自贊云：

爲學遠承都水使（劉向曾領護三輔都水），

立身端似蔣山傭（顧炎武自號蔣山傭）。

這真是對他一生學行最精確的概括。

說苑校證撰成後曾寫清稿，以四卷一冊，裝爲五冊。在一次過渡時最末一冊墮入水中。這次印行的第十七至二十卷，即當時墮入水中的一冊。一九五八年出版機構（當時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後來因爲業務分工，此書才轉交中華書局的）計劃出此書，因委託我補訂最末四卷。我用向先生原稿（原稿是批注在湖北崇文書局百子全書本的眉端腳底和行間字隙的，引用之書，往往只舉篇卷，未錄全文），案清稿前十六卷的條例，補訂成書。自愧不學，許多地方可能對向先生原著有所遺失。但是，原稿具在，不敢妄爲增損。偶有淺陋之辭，輒稱名（愛良）加案語以別之，恐多數是向先生的棄餘吧。當然，向先生生時，有些材料還沒有出現或傳布，後學者將來作一些補苴的工作，是可以也是應該的。至于佚文一卷，則是向先生一九四一年春的訂稿，他親筆楷寫。當時川大有出刊學報之議，向先生以此稿投交編輯部門。向先生歿後，我索取此稿，手錄一份，用以換回向先生手寫之本（後來川大

學報亦竟未出成）。這次印行，即是用向先生手寫本作底子的。說苑校證的出版，中華書局的編輯同志是出了大力的。因為原稿爲五十年代所整理，在形式體例方面，已對當前不甚適合，承中華書局編輯同志重新加工，這是應該特別說明的。

向先生雖然中年隕歿，但是著述甚富。在重大、川大任課時，以史記、管子、淮南子、文選爲教。簡端批校，朱墨粲然。此外，還曾致力於史通通釋的訂補。校讎學則是一九三八至一九四〇年間在川大所編的講義，原計劃寫十二篇，寫成者僅有七篇（七篇中猶有一篇未完成）。晚年特別用力于羣經義疏的讎校（主要是爲了要寫校讎學的議孔一篇）。校周易的單疏諸本，寫成周易疏校後記。校左傳單疏，絕筆於昭公四年。淮南子也是向先生晚年用功甚深的一部書。因爲探討時則篇和呂覽、戴記與周書的關係，計劃爲蔡邕月令章句寫疏證，僅成敘錄一卷。向先生歿後，遺稿狼藉。校讎學由我整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月令章句疏證敘錄由同門王利器同志整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也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周易疏校後記由龐石帚先生索去，刊在一九四一年的華西學報（刊出時向先生已逝世），當時只印四百份，一九八〇年經我重新整理，發表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三集上（一九八三年岳麓書社出版）。淮南子批校的分量很大，原交同門王祖年（振樂）輯錄，「文革」中失去第一冊，祖年亦老病（今已物故），無力從事，將原書付我，我又借得李

炳英（蔚芬）先生生前過錄之本，補足第一冊，商得向師母牟鴻儀先生同意，交由黎孟德同志輯錄爲淮南鴻烈簡端記，黎孟德同志已是向先生的再傳弟子了。向先生的文選曾假餘行可、黃季剛兩先生所藏日本古鈔無注三十卷本（即著錄在經籍訪古志、日本訪書志及古文舊書考者）比較一過，我有臨寫之本，而向先生原書已不在了。史通有趙幼文同志過錄之本。自餘周易、左傳、史記、管子以及其他批校諸書，全都失去。單篇論著，存者亦已不多。向先生三十歲以後絕不作詩。三十以前所作，去年暑假向師母牟鴻儀先生付我殘稿，經仔細清理，得三十二首，完整者十七首，殘缺者十五首。精密工麗，直逼玉溪生。向先生的全部著作，傳世者不過這些三而已。

我從一九三七年起，即在川大從向先生學。向先生對我教導鼓勵，無所不至。我川大畢業，向先生便讓我留校，作他的助手。向先生逝世後，師母牟鴻儀先生把整理遺稿、記述遺事的許多任務都交付給我。自慚淺薄，有負重託。說苑校證是向先生遺著中較早定稿，也較爲完備的一部，現在能有機會出版，實在是有益於古籍整理的一件大事。承中華書局編輯同志和向師母及同門王君利器之命，要我寫篇序言，儘管任重力小，也得勉強爲之。今年正是向先生誕生的九十周年，他離開我們，已經四十四年了。七十三歲的老門生能够爲一生崇敬的老師遺著出版作序，欣抃之情，可以想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對於文化

遺產的搶救，對於古籍整理的重視，這不是很好的說明啊！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弟子成都屈守元序于四川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

附記

向先生此書有附錄，收集一些有關說苑的資料，校證中時時提到。這個附錄，在失去的遺稿第五冊末。因為沒有遺稿了，補輯此書時，不能嚮壁虛造，所以此本無附錄。特此說明。又，寫序言時，二十多年沒有見到校證稿本了，當時稿本正付印，也無法弄到手邊，所以序言與校證本書，偶有歧異。如向先生認為世說即說苑，序言沒有這樣說。如此之類，請依向先生校證為準。一九八六年十月，屈守元記。

敘例

漢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原注云：「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隋、唐諸史皆以說苑著於錄，則本書宜無二稱矣。子政序奏（序奏之稱，見論衡變虛篇）稱號曰新苑，是本書又名新苑也。序奏謂得中書說苑雜事，則子政之前，已有其書，子政校錄，謂之說苑新書。（新書說詳孫氏札述「賈子新書」條下。）新苑云者，說苑新書之簡稱也。漢志載子政所序有說苑，又有世說。予謂世說卽說苑，原注說苑二字，淺人加之。考御覽二十五引世說（湯之時大旱七年云云），不見義慶書而見說苑君道篇。書鈔百四十一引世本（載雍門伏事，「伏乃狄」之譌），其文與世本不類，「世本」乃「世說」之譌，今見說苑立節篇。（御覽五百八十二引世說王大將軍事，標題亦誤作世本，正與此同例。）此所引皆中壘世說也。初學記十七引劉義慶說苑（人餉魏武云云），今見世說捷悟篇。又卷十九引劉義慶說苑（鄭玄家奴婢皆讀書云云），今見世說文學篇。黎刊太平寰宇記一百十八引劉義慶說苑（晉羊祜領荊州云云），今略見世說排調篇。此所引皆臨川說苑也。是則臨川之說苑卽世說，而中壘之世說卽說苑審矣。（中壘之與臨川，一則推本經術，一則祖尚玄虛，其旨異。一則辭多繁博，一則言歸簡要，其文異。所以得同名者，以其分門隸事，體製相類也。）王先謙漢書補注疑世說卽

本傳之世頌，考本傳云：「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則世頌與疾讒之屬同科，無緣偏舉其一而遺其七，王說非也。嚴可均全漢文稱世說二卷，蓋以隋志載列女傳十五卷，合新序、說苑五十卷，以篇爲卷，視漢志所云六十七篇者少二卷，故猥以世說當之。不知傳所載列女傳實八篇，頌亦與焉，班昭爲注，乃離其七爲十四，與頌爲十五，漢書雖成於昭手，必不以己所注之本竄入其間，且十五卷仍止八篇，卷加篇不加也。竊謂列女傳頌八篇，圖自爲篇，合新序、說苑爲五十九篇，益以疾讒、擿要、救危、世頌等八篇，適符漢志六十七篇之數，更不容別有世說二卷廁其中也。

是書時求異本，僻處西陲，苦難如志。及來漢上，得友徐氏弼諺，輾轉假閱，一鵠無靳。所據校者，有宋咸淳本、明楚府本、何良俊本、程榮本、楊鏜本、何鏜本、天一閣本，及世俗通行王謨本、崇文局本、新景印明鈔本。諸本以明鈔爲最善。黃堯圃謂北宋本與咸淳本異者，皆北宋本爲佳。惜未一見。他日苟得此本，或更有足匡今本之謬者，跂予望之。

校說苑者，舊有盧召弓文昭（羣書拾補）、孫頤穀志祖（拾補引）、趙敬夫曦明（拾補引）、劉端臨台拱（在經傳小記中）、俞蔭甫樾（在讀書餘錄中）、孫仲容詒讓（在札遂中），茲徧悉皆采錄。若陳壽祺之說苑校本，戴清之說苑正誤，未見流傳，末由甄取。諸家惟抱經致力較多，顧不能無誤。又拾補刊本，似非完帙（如君道篇引詩「佛時仔肩」，宋本作「弗」，與詩考引合，與韓詩外傳亦同。有關經典異文，

拾補遺之，初以爲盧氏之疏，及觀陳樸園四家詩異文考，輒慮文昭校宋本說苑作「弗時」同，作「攷肩」異，是盧校元有此條，而刻本失去，其有違失，輒爲匡正。日本關嘉（字公德，著說苑纂注廿卷）、澀井孝德（字子章，別號太室，見纂注），皆治是書，其有足資校議者，亦皆取之。

關氏提要云：「每章加注，至考『倮而訾高概者』句，閱『概』字注，正字通（當作閱正字通）概字注，此文理不順」引說苑注曰：「賤稱也。概言直立倔彊如概也。」又考「常概有疾」章，而閱佩文韻府引說苑注曰：「常概，老子之師也。」於此，初知說苑有注。「予案古今官私書目，皆不言說苑有注。正字通、佩文韻府，近世之書，不容別見異本，未足爲有注之證。今本時有校語，不足云注。御覽引本書，時有反切，或宋之館臣爲之，亦非注也。惟書鈔百十一引本書「聲樂之象，桎梏象萬物」，又引注云：「桎梏，桎敵。」似唐初人所見說苑已有注語，然亦疑先唐鈔者，偶有所識，伯施並引之耳。（愛民案：明人蕭邑黃從誠有說苑旁注評林二十卷，評注不脫明人習氣，而正文亦有刪節處。正字通及佩文韻府所引說苑注，非出此本，以敬慎篇常概只有「概音踪」一音，並無「老子之師也」之注，而奉使篇則並「倮而訾高概者」條原文亦從刊落，遑論注之有無也。）

本書文誼昭哲，待注而明者尠，蔓引蒼雅，轉同蛇足。日人關嘉所爲纂注，文理乖刺，事實疏舛。其最繆者，建本篇之咎季卽白季，而以爲咎犯，正諫篇之司馬子綦，卽子期，而以爲憂成然。若斯之倫，不勝僂指。子政生當西漢，凡涉經術，不倍學官，於詩則魯、韓、（咸